

莊有朝生暮悴者故
彭殤也殤音傷彭謂天云也
施屬例音妍媸反妍媸上宜牽反下
穀下胡蕡蕡楚俱反美也
驥也驥上子閨反良馬也良馬也
及闢澤澤苦流反跋鼈上必我反
驥反也驥上求異澣澣上清滅反駿
驥反也駿上土高
侔堯堯曉曉草薪也
九疇疇下直流反跋鼈下并滅反駿
疇反也疇上求異澣澣上清滅反駿
羅南羅也羅也羅也羅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唐釋道宣撰

疑九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第二十七
上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論義事第二十八

流細流上俱玄反郢路上以顱語豈謐音璆巨幽
鄙俚下音碑美反組綸1渙然喚音挾胡帖也反
沙汰太下音悰在宗鴻膚居反扼腕下烏貴反
捉臂也以手縲紺索繫古之以下音薛1黑宗
盟下音稱下乃礼反謗讟亦謗也讀爲獄昊天

道上胡反胡明下古罵反

上以冬雪未降內齋祀召佛道二宗論義
事第二十九

上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義事
第三十

上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對

論第三十一

上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論

口擊咽液上於見反吞1也巫覡上音無1
纏思反下音覩女曰巫也慄苦帖反永微下音暉年号也淄澑側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

疑八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第三十二

又在司成宣范義願宅難莊易義第三十三
 今上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第二十七
 顯慶三年四月下 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
 內論義時會隱法師堅五蘊義神泰法師立
 九斷知義道士黃躡李榮黃壽等次第論義
 並以莫識名體茫如夢海雖事往返牢落無
 歸次下勅遣道士堅義李榮立道生万物義
 大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叙云皇帝皇后
 神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內肅清豈直掩映軒
 義亦乃牢籠周漢六云又嘆仰佛化哉濟黎民
 文多不載便問榮云先生立道生万物未知
 此道爲是有知爲是無知答曰道經云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旣爲天地之法豈曰無知
 難曰向叙道爲万物之母今度万物不由道
 生何者若使道是有知則唯生於善何故亦
 生於惡據此善惡昇沉叢雜摠生則無知矣
 如不通悟請廣其類至於人君未開闢之時

何不早生今日

聖王子育黠黎與之

榮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
 酷羣生授以塗炭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與
 蔑龍之輩而復生飛廉惡來斬尚新王之侶
 諛諭其君令邦國危亂哉羽族之中何不唯
 生鸞鳳善鳥而復生梟獍惡禽乎毛群之中
 何不唯生麒麟驛驥而復生狹狼豪鷔乎草
 木之中何不唯生松柏梓桂蕙荪蘭菊而復
 生構櫨檻棘蕚艾羨茨乎旣而混生万物不
 鑄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云天地
 取法而爲万物之宗始乎據我如來大聖窮
 理盡性之教也天地万物皆是衆生業力所感

善業多者則琉璃爲地黃金界道瓊枝蔭栢
 玉葉垂空甘露充糧綺衣爲座惡業多者則
 沙壤爲土瓦礫爲衢稗飯充虛麻衣披體泥
 行兩宿霜穫暑耘日夜驅馳以供公府皆自
 業自作無人使之吾子心愚不識橫言道生
 道實不生一何可愍李榮得此一徵愕然不

知何對立時乘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於是
歛然下座 次道士黃壽登座豎老子名義
會隱法師將事整容與其抗論夫唯論難之
體褒貶爲先恐難道名有所觸悞即奏云黃
壽身預黃冠不知忌諱城狐社鼠徒事依憑
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即老君子孫豈有

對人子孫公談祖祢之名字至如五千文內
大有好義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
刑黃壽死有餘及於時蒙
勅去是更豎別義壽因此挫銳流汗失色雖
事言對次序乖越遞相擊論遂至逼瞋僧等
見將燭來便起辭退

勑曰向來觀師等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
立遂奏云向來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誠如
聖旨何者衆僧豎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
言遂譏諷漫語至如僧會隱豎五蘊義黃贊
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爲宗蘊以積聚爲
義如色有二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

聚在一名之下舉統以收稱爲蘊義若以蔭
名來難義理全乖又神泰豎九斷知義道上
生來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處無
以遮羞遂浪作餘語真可謂欲適南越而擲
轡北冥馬足雖行朔方終非越趣之步李榮
浪語亦復如是由是宗旨不明塵蹟

聖聽過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爲義故論
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眼觀般柱
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
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
得見柱若使曦光已沒龍燭未明徒有朱楹
何由可見又如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
則能生芽夏盛壅裏冬委地中緣不具故畢
竟不生人亦如是內則業惑爲因外則父母
爲緣身方得生父母乖各終不能生如是禽
魚鳥獸万物皆尔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
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
窮法實相是故号佛爲無等覺爲天人師外

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網覆心倒針刺眼

亦具贍矣

或言諸法自然而生即是此方莊老之義或言諸法從自在天生韋細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或言宿作此並西方異道之計也皆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詐誤蒙俗致使天人惑其飾詐又對聖上說三性義一遍計

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收事等空花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自上起來經過食頃僧及道士陪侍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既夜久息言奉辭

勑云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勑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不早論于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無勞廣略碎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屠陷見之今日矣于時以道士不識蘊蔭斷知等義莫允帝情散席之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

勑語道士等何不學佛經因斯以言釋李宗人學業優劣辯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之懷

上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榮泰所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論場觀其義理

事第二十八

顯慶三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城郭道俗雲合幢蓋嚴華明辰良日將欲入寺簫鼓振地香

花亂空自此城之達南寺十餘里中街衢闡闔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門上郡公僚佐備列于下內出繡像長幡高廣駕於視聽從於大街公路南往並旨御覽事訖方還尋即下勑追僧道士各七人入上幸百福殿內官引僧在東道士在西俱時上殿帝曰佛道二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宗爲於無爲玄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栖誠碧落學照古今志契寶坊業光空有可共談名理以相啓沃慧立奉對陛下睿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於虞夏士德冠於嬴劉遂使天平地成遐安迹肅既而寓內無事垂慮玄門爰

詔綱黃考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生多幸濫沐恩光遂得屢入金門頻昇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庸踈虛煩聽覽不足觀采伏增悚汗降勅云好師等依位坐又勅云師可一人登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惠元奏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陛下宗承在下今日堅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座帝沉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佛如來德高衆聖道冠人天爲三千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迷拯弱唯佛一人此地未出娑婆即是釋迦之兆域惠元何得濫言客主妄定華夷伏惟陛下

據此則老君於身尚礙何能洞於萬物榮云師緩莫過相凌轢榮在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庭得親談論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事非駁立報曰觀先生此語似索孤息古人云黃塵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叙暄涼比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與立同是出家檢形討事焉可同耶先生鬚髮不剪禪袴未除手執慈燈於闇室浮慧舸於苦流書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慧元邪說未可爲依勑云好更遙上仍僧爲先余時會隱法師昇座堅四無畏義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叙之事在別傳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眉卿亦一種是毛故立曰一種是毛剔髮亦剔

默無對立調曰昔平津因於十難李榮死於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慚往哲於是即避席主人解頤大笑次後諸僧與論時熱坐久恐勞主上且辭勑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旦勅使報奘云七僧入內與道士論議五人論道大勝幽州最好兩人雖未論議亦應例是勝色立姓趙氏其先百益之後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遂因氏焉趙襄趙適即其遠祖隨官東西故爲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太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父毅隨秘書郎司隸刺史崇儒好道撰文帝務不墮彝倫矣

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略記三卷並藏秘閣薰狐直筆公有之矣立即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茶毒有叔照法師嚮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照仁寺權以公貴無由遠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猷慧解迺假借經史内外披尋自強不息通鏡今古

一坐北荒二十餘載聲榮籍甚曜逸京臯慈恩譯經通訪巖穴以文辯騰譽致此徵延永徽元年舉以申省依追參譯既染芝蘭芬郁逾美自到帝京頻登闈輦潔齋行道率先摠至所以導達功業咸立之能光輝論道咸立之力前後重錫備顯僧倫旣非教元略而不述然其聲辯富寫道乘行事逾宿備蓋難與覩遂使挫拉強禦傾倒帝前顧問此何人斯答曰其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眄允副遺頻告奘云幽州僧大好斯言有旨至七日內勅鴻臚卿韋慶儉補充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誼詣闕辭退所司抑之不爲通表因理僧

帝以冬早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議事第二十九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霁憂勞在廬房弘法雨雪折雪降爰構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下勅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襄東明觀道士張惠元等入內於別中殿講

道論始于斯時也內外宮禁咸集法筵釋李搜揚選窮翹楚即斯榮觀終古無之天子親問襄所來邑於座具荅時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勒襄士承師能論義謂昇高座共談名理便即登座問云既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名爲本際爲際本於道名爲本際荅

云乎得進難云道本於際際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元荅云何往不通竝曰若使道將本際乎得相返亦可自然與道乎得相法荅曰道但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曰若使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於是道士著難恐墜厥宗但存緘默不能加報襄即覆詰難云汝道本於本際遂得道際乎相本亦可道法於自然何爲道自不得乎相法榮得重並既不領難又不解詰便浪潮云法師喚我爲先生汝則便成我弟子襄應聲挫云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心薦義之朝塵蹻天聽義

須棄置誠不可也雖然無言不酬古有遺譖聊以相荅我以事佛爲師我爲佛之弟子汝既稱爲先生汝應先道而生我爲弟子佛是我師汝若先道而生汝則應爲道祖道士當時恆愧無對塵尾垂頓聲氣俱下襄因調曰塵尾已萎鹿巾將折語聲既惡義鋒亦摧

李榮無對逡巡下席尋即有勑令襄依法登座便辭讓曰義襄江表庸僧山中朽繩天光遠被漏影林泉輕狂絲綸親臨御覽然則佛法僧寶無上福田梯橙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住迹示興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惟陞下道邁軒義德隆堯舜遊刃万機弘顯三寶皇后懋續宮闈皇太子聲高啓顯今爲膏雨不降瑞雪未零夏勞黎庶設齋祈福紫庭之內建立勝幢黃屋之中安施法座欲使道風常扇佛日蓮輝爰詔緇黃各陳名理王階闡王京之教金闕揚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伏願皇帝金輪永轉玉鏡恒明

等敬北辰慶隆南岳 皇后心明七耀體固
 二儀垂訓六宮母儀万國 皇太子凝神望
 施作睿春坊布采前星被圖下武義襄海隅
 遺隱忽廁高華以有怯之心登無畏之座用
 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云云然則聖旨斯臨
 課虛立義今標義目厥号摩訶般若波羅蜜
 義此乃大乘之象駕方等之龍津菩薩大師
 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若慧也波羅蜜者到
 彼岸也夫玄府不足盡其深華故寄大以目
 之水鏡未可喻其澄朗假慧以明之造盡不
 可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云道士張惠元問
 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爲唐此有何益
 苓曰字是唐字音是梵音譯梵爲唐彼此俱
 益 又難曰胡音何能益人苓曰佛生天竺
 梵音爲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無益彼
 進無難返唱不通裏調之曰道士年老今復
 發狂苓義若此頓不思量張曰我那忽狂裏
 調曰子心不狂那出狂語退亦佳矣佇軸何

爲張遂復座姚道士次論曰般若非愚智何
 以翻爲智荅曰爲欲破愚癡嘆美稱爲智
 姚責之何者是愚癡而將智來破 荟曰愚
 人是道士將智以破之 姚曰我那忽是愚
 荟曰般若非愚智破愚稱爲智道士若亡愚
 我智藥亦遣如是覆却數番姚遂飲氣吞聲
 周樟失守無難坐默襄因揔調云張生則逃
 狂無所姚道又避愚無地狂愚既退李可進
 關榮因問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乃非彼
 非此何以言到彼岸荅曰般若非彼此歎美
 爲度彼 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岸亦應非
 彼非此歎到此岸荅曰雖彼此兩云歎彼今
 離此 李曰歎彼不歎此亦應非此不非彼
 荟曰歎彼令離此此離彼亦云 李榮更無
 難乃嘲曰僧頭似彈力解義亦圓圓襄接聲
 曰今彈彈黃雀已射兩鷄鷄彈彈黃雀足射
 射鷄鷄腰于時李旣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
 助之襄又調曰李不自拔張強助言姚生一

愚那不見救姚即發言云裏合調曰兩人助一人三愚成一智昔聞今已見斯言有從記

于時天子欣然內宮誼合李榮俛首不已

便云作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地來裏云三

吳勝地本出英賢橫目苟身舊無人物云云

言訖下座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抗言可

謂振論鼓於王庭不異提婆之日灑法音於

帝掖何殊身子之秋事罷相從還栖公館裏

謂諸道士曰駟不及舌明言非易天下清論

何有窮涯等星曜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須

便引用未待鄙言何有面對天顏輕爲詭

論脫付法推罪當不敬賴

聖上慈弘恕其不逮不敬之罪終難可逃道

士等大慚張元曰不須述也裏曰往不可各

來猶可追請廣義方統詳名理豈非釋李高

軌不墜風流勝負兩云情理雙遺者也筆者

詳略裏之義道可曰勝穎當時准的万代碎

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網於帝前無勞

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聞姚主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宗君之美信矣

上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事第三十

顯慶五年上幸駕東都歸心佛道崇尚義理匪因談叙無由釋會下勑追大慈恩寺僧

義裏西明寺僧慧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

邑登即郵傳依往至合璧宮奉見叙論義旨

不爽經通下勑停東都淨土寺裏即於彼

講大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裏姓薛氏

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大吳名臣

綜瑩之胤也而天體高邈履性清明少染緇

衣長遊聽採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

具美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巖穴又往晉雲山

婺州曠法師所經于多載備閱幽求會體素

誠奕拔玄致於是周流禹穴三十餘年傳經

述論學侶奔從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渭陰播

蕩淳源乃流楊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住

東陽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思

契伊心長懷卒歲會慈恩申請寓內搜揚京
邑羅彥承風仰德以名聞奏下勅徵延旣達
京師幽憂頓蕩三藏玄裝不以形隔致猜共
叙大綱護法爲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顧
諸門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宏理有空
雙遣藥病齊士于時執有毗曇存空成實分
河飲水之密別部說戒之徒我見鏗然欵然
驚視皆謂空見外道或曰空花道人遂即負
氣轢天莫不承風摧轍喪塊破膽失路迷歸
裹乃誨以謗法之懲示以信首之路責以三
關則周惶無計導以五過則負罪弥天辯給
之口引用飛流能使答對無前翔集雲雨自
庚止日下光問德音宰輔傾誠道勝嗟賞中
興大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勅召中
禁明道躬閑清言如前略述不爽華望晚巡
洛下重復徵延聲榮藉甚弘隆今古不意法
幢忽崩仁舟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僚
道俗悲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

餘道勝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逸故耳
上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對論
第三十一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勅召僧靜泰道士
李榮在洛宮中帝問僧曰老子化胡經述
化胡事其事如何可備詳其由緒靜泰奏言
詳夫皇王盛事其跡不同或闢明堂以待賢
或臨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柏殿或延雅
論於蓬山並驅名教之場未踐眞玄之肆豈
若我皇德靜兩儀道清八表巖廊多暇二教
融襟控方外之輪高昇惠日理域中之躅暢
引玄風爰詔繙黃對揚賓主但靜泰編學謾
聞雕冰鑄木肅承旒寧斧鉞交撫聖旨問道
士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爲佛此事如何靜泰
奏言老子二篇莊生内外或以虛無爲主或
以自然爲宗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
降茲已外制自下愚靈寶創起張陵吳時始
盛上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鮑靜謬作

三皇被誅具明晉史大唐貞觀之際下詔普
焚此化胡經者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
僧傳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
浮遂取漢書西域傳擬爲化胡經搜神記幽
明錄等亦云王浮造僞之過道士李榮云靜
泰無知浪爲援引榮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
爲佛又老子序云西邇流沙此即化胡之事
顯矣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
爲縱今此經寶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
老子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榮引老
子經序似無西邇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
子曰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
子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
葬於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
莊老餘皆僞誑偷竊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
機進退惟咎假令榮改無歸佛之語陛下
秘閣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即
源真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

唯有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僞作近亦有
玄奘浪翻經論靜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
知史籍據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
迦婇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鳩摩羅
之流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史亦有俗士翦
承遠謝靈運等皆翻譯備詳羣錄豈比汝之
僞經或云朱鳥啄銜或道青鳥吻噬終散失
於龍漢卒改易於赤明足涉囉虛未聞崇有
又榮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謂不可據
玄奘久遊五印妙盡梵言考之風雅理無倫
奪又玄奘所譯契我聖朝漢二帝之天文煥
兩皇之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案榮之罪
已合万死李榮奏云老子釋二教並是聖言非
榮靜泰即能陳述靜泰奏言榮自不能泰即
能矣李榮重云榮據道劫經云道上於佛佛
還小道化胡之事斯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
語稱檀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掀
角受化尚載黃巾旣漸佛風不披緇服食我

桑椹不見好音人之無良胡不遄死劫是梵語豈是道言邊境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太道空同何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是空同李榮自云可無糞屎耶靜泰奏言聖人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爲樞機將委卷爲雅論古人請上方馬劖今時可拂彼驢頭刑於可刑仁因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屎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據縱下而言汝道本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榮云汝面對宸極而云我莊子耶李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我聞阿難亦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如是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我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以對後人余今稱我親承嚴宸此而不類何以逃韋李榮辭窮遂嘲云靜泰語莫憇憇我未發汝剩揚靜泰云李榮鳥黷何異蛬蛬先師米賊汝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瓠蘆等語云靜泰奏言此對詮冕宜應雅論幸許劇談敢

欲問作亦請嘲李榮顯勝負聖旨便曰可令連脚嘲泰曰李榮道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生鬚還同鹿尾纔堪接酒未足論丈更事相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聖旨今連脚嘲何曰李榮畢竟長即貞而述屢申駁項亟感她譽舉手乍奮驢蹄動脚時搖鶴膝李榮頻被嘲急不覺云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加之一分則太長李榮云向共相嘲便誦洛神之賦靜泰云此關宋玉之語未涉陳王之詞義屈言窮周憇述妾李榮是蜀郡詞人泰云泰是洛陽才子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關靜泰奏云嚴楊不嗣江漢虛襄榮爲蜀郡詞人一何自枉李榮每詞又轉語云箇是虛襄那得靈輝靜泰云夷歌耀曲自謂成章鳥韻怪言用閑音賞李榮又轉語云何意獎我爲李王因言大唐天子故是李王靜泰云汝此語爲自屬余耶爲屬帝耶如其自屬余是何人如其屬帝言王非帝李榮云我

經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過靜泰
云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汝
言域中有四大者汝教自淺汝復不閑以帝
爲王汝過之極李榮旣急不覺直云靜泰言
是靜泰奏言李榮旣稱泰是伏乞宸鑒
李榮又轉語云大道老君 皇帝所尚何物

綠睛胡子剃髮小兒起自西戎而亂東夏靜
泰云如來出現彼處爲天中我 皇御寓此
間爲地正佛法有囑委以 皇王有感必通
何論彼此若限以華豪恐子自弊於杜御老
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向云綠睛胡子自是
葱嶺巴東李仲卿之鄙辭亦無關於佛事雖
然無言不酬請商略汝家之穢法無知鬼卒
可笑顛狂或灰刺圍身或牛糞塗體或背擎
水器或脊負楊枝或解髮却杓交繩反繫以
廁溷而爲神主將井竈而作靈師自臣奴僕
之辭又引頑愚之稱醮祭多陳酒脯求恩唯
索金銀禮天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

即是臨機之能靜泰奏言泰雖無德言若成
誦又語李榮云汝欲嘲燭汝宿構耶燭與李
榮無情是同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與佛
非榮泰等之所言委時久請休靜泰奏言李
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恐疲
聖旨帝休榮遂走下階云去也于時靜泰脚

痺未行少選停立泰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
帝令人扶之榮於階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
侍泰云帝者之前理須戰慄辭而復語一何
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曰汝
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環不絕何意共僧靜
泰論義四度無咎李榮事急報云若不如此

之黨充斥未亡銜惑之徒骨肉綱紀加又扣
頭搏頰銜枚線紺三點九闕之方丹門玉柱
之術旣無慚於父子寧有愧於弟兄並是汝
天師之法豈非汝之教耶李榮不覺云是靜
泰云李榮旣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
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共嘲燭

恐陛下不樂由是失厝今還梓州形色摧惡

聲譽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榮既其對論失

言舉宗落彩 泰本洛陽人素有遠識之量

雖略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 上幸東都多

營法祀畫覽萬機夜通論道禮誦餘暇偏重

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見親預微

近屢遭刻敵仍參勝席故泰爲衆樂推登峰

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舌結面陳泰是斯

即心伏塊飛況對 天顏褒貶足稱盡一此

則千載之龜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問才術

東臺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 上令作之

應命便 上帝重之欲令觀國登庸問欲還

俗不須何等官恭答夙昔素心常懷出俗遠

同法王之棄俗近喻巢禽之解網俗榮非其

所慕伏願不虧發趾之心 上大幸之便

勑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恭居之

其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大德例止一人

泰別 勅垂顧便將五人入寺余後頻登榮

觀事多不錄

大慈恩寺沙門靈辯與道士對論第三十二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宇殿靈

辯奉 詔開淨名經題目問曰難思之道唯

凡不測聖亦不知答凡聖俱不思 難至理

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

知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等何法可

思 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大

小有苞含之理在聖寧非不測答難思之道

物無不遍何必山芥有納凡聖分思不思

難凡智聖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

不納答凡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不

分思不思 難凡聖本無二不分思不思凡

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本跡雖殊不思議

一也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答一

切衆生即涅槃相難思之道詎簡聖凡

難難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不

泰別 勅垂顧便將五人入寺余後頻登榮

殊凡聖跡寧兩答不二處說二二亦何所二

難亦可不思處說思何得聖人亦不思答不二處說二不二若存二可使不思處說思不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存二無思處說思不立思不思難此乃何止不立思亦不存不思何得經首稱不思答絕思慮故言不思非謂有不思故華嚴經云如是不

思議不可得深入不思議思非思寂滅勑留僧靈辯及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初十四日道士方惠長開老經題靈辯問曰向陳道德唯上老教亦在儒宗答道經獨有儒教所無 難李經曰有至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此則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答自然之道爲本餘者爲末難自云道不攝在陰陽老氏可爲本陰陽亦苞於自然周易豈爲末答元氣已來大道爲本萬物皆從道生道爲萬法祖 難曰道爲物祖不思前言老易同歸若爲遺難惠長不能答因嘲之曰昔列子纔遇季咸悅然心醉黃冠暫逢

緇服不覺魂迷 上大笑令更難靈辯奏曰向者纔申短略黃巾以成瓦解今若更懸神筭赤舌將必冰消 上又笑重問曰向去道爲物祖能生萬象以何爲體答大道無形難有形可有道無形應無道答雖復無形何妨有道 難無形得有法亦可有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不有道 答大道生万物方法即是道何得言無道 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道道能生於象既指象爲道象外即無道無道說誰生 答天道雖無形無形之道能生於方法 難子外見有母知母能生子象外不見道誰知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方法方法即是道亦可如母能生子子應即是母又前言道爲方法祖自違彼經教老子云無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母祖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是無名寧得爲物祖惠長摠領首語不得因嘲之曰旣非得意何爲杜默已倒穀皮答吞米賊 又難曰道無有

形指象爲道形亦可道無有祖指象爲物祖答道爲物祖象非物祖難道別有形不得象即道形答大道無形難大道非祖答道本無名強爲立名爲物之祖那得非祖難道本無名強爲立亦可道本非祖強爲物祖答然難道本非是祖非祖強說祖亦可大道無有形無形強說形又難離象無別道象未生時有道生亦可離眼無別目未有目時有眼見答道是玄微眼爲麤法二義不同安得爲類難象是質礙道本虛無有無性乖若爲同體惠長又無答辯奏曰靈辯添預玄門實懷慈忍雖逢死雀不願重彈上大笑稱善五月十六日於蓬萊宮又與道士論難其道士對答不相領當無可記錄至六月十二日於蓬萊宮蓬萊殿論義靈辯與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襄陽道人有精神好交言無令墮其圍中榮奏曰孔子尚畏後生況榮不如前哲

辯奏曰靈辯誠爲後生李榮故當是老蜀中故上大笑曰榮已被逼榮開昇玄經題目道玄不可以言象詮辯問曰玄理本寂思慮情智不可度量妙道既絕言詞若爲得啓題目答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無所說難玄若可言詮即當去可詮如寶不可詮當去不可詮何得向去不可詮今復言可詮榮領難不得辯謂榮曰求魚免者必藉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言旣其寢棘於理信亦迷曠又更爲述前難答曰玄道實絕言假言以詮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微妙至道中無說無不說

辯曰此是中論龍樹菩薩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安得影茲正偈爲彼邪言竊菩薩之詞作監齋之語榮曰佛道何殊西域名爲涅槃正是此處死滅辯曰靈光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域名涅槃唐翻爲滅者此乃玄寂

之妙境恬澹之虛宗絕患累於後身證無爲
於極地詎得以生死變謝而相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滅兩滅即是齊鳥鵠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來別二法雖同滅冥寂本不均固呵曰足下若不情昏蔽來目闇玄黃何爲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死上大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堅義令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詮玄理體是不可詮如何得詮答曉悟物情假以言詮玄亦可詮難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遂可詮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難是玄可竝玄非玄若爲得竝玄正難空既不竝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可竝玄非玄若爲得竝玄正難空既不竝玄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詮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竝玄答玄是微妙妙何以空來此

難玄是微妙妙如何以言來詮又汝玄理不可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可竝空亦應可竝空體不可竝非竝不得竝玄體不可詮非詮不得詮榮不能答直抗聲曰明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辯曰日磾生於塞外爲忠臣於漢朝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日榮嘿然不答又謂之曰得嘲急解何事踟蹰榮曰既得玄旨所以杜嘿辯曰魚目不類明珠結舌何關杜口上大笑今更難

難曰玄理幽深至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爲得知答玄雖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玄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學仙法仙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飛有高下道士高下俱不飛玄理有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不能答辯嘲之曰老子兩卷本末研尋莊生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啄木榮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蜀道信爲難何不乘鳬遊帝里翻被枷項入長安劫追

榮入京著枷榮曰死灰其慮槁木其形行忘坐忘
著枷何妨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
枷坐枷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重死
灰方未然既逢田甲屎仍遭酷吏懸榮未荅
又嘲曰柱枷異支榮擊枷非據梧閑口臨枷
柄真似濫吹竽榮恚曰天子知有榮乃與

榮枷著如汝道人之流主上何曾記錄

辯曰天子今年知有榮來年亦應知有榮今
年既與榮枷著來年亦與榮枷著聖恩方復

未已著枷豈有了時

又謂曰詳刑拯罪天

子未必皆知道士著枷聖人何曾記識又

謂曰李榮著枷聖人必不承意儻若因枷被

識亦猶以醜見知榮慙怒厲聲曰道門英

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敢欲相輕

辯曰李

李榮榮先乏雄情爽氣何勞瞋目厲聲仍嘲
曰區區蜀地老禱哥道門英已摧頭上角何
用口中鳴榮不能酬但曰道人何所知怒力
加餐飯辯曰衆僧本來齋潔故當食飯進蔬

道士唯重醮祭應須酌醴焚魚榮曰天官清
淨何意論魚辯曰向已同齋何爲語飯當時在中後榮曰蠢介荆蠻詎堪爲敵辯曰周德未
被往日暫有荆蠻皇澤遠覃今時猶見蜀獠
榮曰心裏若無烏泥袈裟何爲得黑
辯曰心中旣有柴棘頭上遂裏木皮末席辯

朝榮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予言鴻鵠已高
逝鸞雀徒自宣已前雜嘲甚多不能盡記每
朝上皆垂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第三十二

昔毗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先生适
駕蓬門之內以今況古夫何異哉范先生洞
曉儒宗兼精李釋未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
空理於法筵小僧往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
關中弥飲道德尚未披敘邂逅相逢深適鄙
懷是所願也既而光陰易失嘉會難留豈可
使慧遠仲堪獨論象數道林玄度自解逍遙
請各據宗塗標榜題目以申者擊共敘幽微

云介 范曰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旨趣
待問當酬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窮請
更別舉章門以申往復 范曰齊物之理今
古以爲難法師可依此義以開宗轍問曰今
古共難誠如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輒當聊復
竭愚試陳短句秋毫太山儒墨咸稱大小莊

生以爲不介豈非孟浪之談 范曰俗滯情

於是非莊生遂忘於大小難曰但忘俗見之
情應不齊彼山毫之質 范曰意在忘情難
曰不須齊質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忘

難曰秋毫旣無陵霄之峯太山未有入塵之
細逼令均等其可得乎范曰毫有入塵之細
不羨陵霄之峯山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
細各冥自性故說爲齊 難曰物雖各冥其
極大小之體不無莊周雖貴捐情不覺纏迷
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論有差殊山
毫旣有形容安得談其均等 范曰談其齊

等本貴忘情若欲均形豈非爲她盡足
難曰前言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今持畫
足過人翻爲自因更竝曰山大毫小 莊書
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可混其尊
卑莊生安得齊其大小范曰二教所詮由來
是別均齊之理本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
同山毫本不齊不齊應說異異物既不不異
異得說異別物應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胡族
晉中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末又南遷
因家于襄陽宿植德本累修淨業家遜士農
門傳貞素靈辯載江漢之英靈胤荆衡之秀
氣幼而聰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
論大乘諸經究極幽微尤長白黑天骨峻奕
風韻淒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虛肅常若秋
崖含霽霜松引飈每至辯波騰迅詞芒灑落
又如河箭飛流月弦揚彩永徽中暫遊東都
聲馳天闕尋奉勑住大慈恩寺仍被追入
內論義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亟經往復靈辯

肅對宸嚴縱敷雄辯神氣高邁精彩抑揚望
敵推鋒前無強陣嘲戲間發滑稽有餘頻解
聖頤每延優獎然素懷謙悒加復謹慎溫枝
絕訪時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次卿
宏論唯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纔傳折角之
謠尚想連環沉吟千祀略題梗槩爲之記云
但恨言唯應物理非獨詣尋微之延猶有餘
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第四

疑